

陽明學術發微

1668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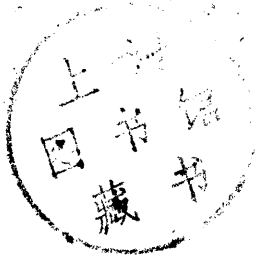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113B

陽明學術發微序

有天地以來其間萬事萬物流行變化紛紜繁蹟而不可窮者人心之知覺爲之也知貴靈而忌滯貫通而忌塞貴清而忌昏貫正而忌曲靈也通也清也正也皆所謂良也積億萬人之知覺或良或否成爲國性而國之廢興存亡於是繫焉故殷之元聖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孔子曰知至知終知幾其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孟子道性善曰良知曰可以爲善國知覺之爲物放之則彌于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而所以訓練其國民陶淑其國性以致其良者伊誰之責哉余年十七始爲性理之學所讀者陳清瀾學部通辨張武承王學質疑陳定齋明辨錄陸清獻三魚堂集吳竹如拙修集皆與陽明良知之說不合且訾警之而與之爲敵者也後讀孫夏峯理學宗傳劉戡山聖學宗傳及湯文正與陸清獻論學書稍稍疑之又讀曾惠敏日記謂程朱之徒處事過于迂謹陸王之徒頗能通敏于事余時存見在心未敢以爲是也及年三十七八兩遊東瀛考其立國之本遊其書肆瀏覽其書目則爲王學者不下數十百家其數遠過于吾國爲之舌橋而首俛又觀其擊劍之術血流朱殷爲小技不顧死俠客之風屹然山立然後知彼之所以立國者乃由游俠而進于道義陽明致良知之說其深入于人心者非偶然也迨自強仕以迄艾者閱歷世變則見貪利黷貨之流賄賂公行爭民施奪萬姓冤苦以哀籲天于是倫理悖謬禮義廉恥掃地無餘而人心之昏惘更不知所終極孟子曰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于木也且晝所爲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嗚呼此乃所謂滯也塞也昏也曲也抑非獨滯也塞也昏也曲也而且邪佞也殘忍也孟子所謂機械也變詐也穿窬也害人也皆知覺不良之尤者也積億萬人不不良之知覺淆亂其國性



而與靈者通者角則其國必無幸矣將有以振拔而訓練之伊誰之責哉且夫清瀾諸先生所以排斥陽明者謂其認心爲理氣質用事將僨天下之事也不知有明嘉隆以後講學者不讀書不窮理猖狂自恣此乃末流之說非師法之本然烏可以因噎廢食而棄吾國性固有之良乎夫今日欲救中國之人心必自致良知始矣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善國良藥豈遠乎哉爰取陽明先生全書擇其尤精要者輯爲陽明學術發微世之讀此書者苟能善其心以善其身善其身以善其國庶幾有萬一之希冀與後學唐文治自序

陽明學術發微目錄

卷一

陽明講學事蹟考

卷二

陽明聖學宗傳

卷三

陽明學四大題

卷四

陽明學貫通經學變化神明

卷五

陽明學通于朱子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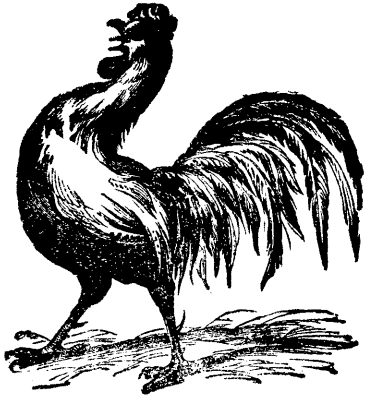
卷六

陽明學通于朱子學二

卷七

王龍溪述陽明學髓

陽明學術發微 目次



陽明學術發微卷一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講學事蹟攷

案朱竹垞先生序王文成文鈔曰。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靜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蕞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紛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鬥。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議者或肆詆謫。謂近于禪學。夫棄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耶。朱氏之言。可謂通人之論矣。方今世道譴張。機械變詐之風。穿窬害人之事。日出不窮。揆厥原由。皆因人心。紕謬良知。晦蒙遂至於此。可勝痛哉。儻有陽明先生者。出天下庶幾太平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爰採取陽明先生年譜。參以孫夏峯理學宗傳諸書。輯爲講學事蹟攷。並加案語。以祛異說。而資則效。深願後世學者。讀之以致良知。並推之以救中國。

文成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

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

案先生自幼抱負宏遠。其所題詩辭氣闊大。與陸桴亭先生題百鳥朝鳳圖詩同。詩云。獨向高岡擇木棲。更無鷓鴣與相。

一聲叫出虞廷日。四海鷓鴣不敢啼。時年七歲。至其有志於爲聖賢。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百世下皆當興起矣。

戊申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巹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

案遇道士與語。夜遂忘歸事。後人頗疑爲行怪。然此不過落拓不羈耳。博學篤志。無時或懈。師其意而略其迹可也。

王子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卽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恥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戊午年二十七。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旣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案此條劉氏虞卿斥之云。案格物之學。自有重輕大小先後次第。觀程子格致九條及朱子諸說可見。今不於其重且大者先之。而第取必于一物以爲例。宜其沈思不得而成疾也。且物之理卽根于吾之

心。安見其判爲二物。而反疑于循序致精之說乎。云云。然余謂物理事理本屬兩事。陽明之所格者。物理也。劉氏之所言者。事理也。陽明格庭前竹子。乃係近世所謂植物學。從前未經發明。是以沈思而不可得。於此亦可見其博學之誠。似未可牽合事理以斥之也。至于物理吾心。終判爲二。尤見其用功之切實而不含糊。夫內外合一之學。幾於精義入神。本非易至。朱子早年亦嘗致疑於延年涵養之說矣。何獨斥陽明乎。

己未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尙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再至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王戍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

案此條劉氏虞卿斥之云。按明道之學。曾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矣。卽朱子初年亦嘗誤入於釋氏。而終有予幾陷焉之懼。要皆無意至此。未聞先有遺世入山之意。遂至隆禮於蓬頭。歷險於異人。而身親其導引之術。以至於先知者。入之深卽出之難。故始雖以爲非道。而終不免遁入於無善無惡之說。云云。余觀劉氏之說。深有慨於其言。韓文公與大顛交。留衣物爲別。不過交情而已。而後人遂詆文公爲信佛。雖周子亦作詩非之。詩云昌黎自謂似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此真不可解之事。夫劉氏旣以程

子之出入釋老擬陽明矣。何遽謂終身溺於其學。觀其不忘祖母與父。深恐斷滅種性。可見其天性至誠。卽係良知之根本。後人當奉以爲法者也。使陽明果沈溺二氏。早已被髮入山。不復建功立業矣。若夫無善無惡。辨已見第三卷。

丁卯冬赴龍場驛。就石穴而處。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時年三十六矣。

案朱子大學補傳云。用力至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陽明之豁然貫通。其卽此境乎。凡人學問得力各有不同。中庸云。不息則久。久則徵。夫子教曾子以一貫而曾子曰。唯蓋真積力久而後得此悟境。陽明蚤夜參求亦積思至極而後得之也。而先儒乃疑其爲禪機誤矣。

戊辰在龍場驛答毛憲副書云。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是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

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瘡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案易傳云。吉凶者得失之象也。萬事之吉凶。係乎得失。而不係乎禍福。陽明忠信爲利。禮義爲福。八字可謂千古名言。蓋惟其動心忍性。得素患難。行乎患難之旨。故能獨立不懼。貞固不撓。人生當世。氣節而已矣。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世有因毫髮之小利害。而喪失其所守者矣。其以此書作座右銘可也。

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

案大學之道。基於定靜。中庸之道。終于無聲臭。孟子之學。要于存養。周子之學。原于主靜。朱子以主敬補小學之缺。陽明此說。實從朱子得來。而上紹曾子。子思。孟周之傳。世乃以坐禪入定。目之何居。

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灑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五月。至南京。薛尙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善克實功。

案講學之盛。環聚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固與鹿洞。鵝湖媲美。且上幾春風舞雩之樂矣。放言高論之

失。陽明已鑒及之。此所謂狂者之過行不掩言者也。省克實功。乃歸本於慎。獨後人以隆萬後講學流弊多。歸過于陽明。豈其然哉。

戊寅征三洲。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

案戚武毅公繼光曰。克一城。易。克一私欲。難。與陽明學極相類。後世之當大任者。非實下心體定。靜工夫。決不能爲聖賢豪傑也。必以兩公爲法。則生民之幸矣。

先生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戊寅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衆。

案程子云。孔明庶幾禮樂。陽明揮麈談道。意思安閒。亦庶幾禮樂矣。古人爲學。文武兼資。故成周學校教法。數干戈。數羽籥。數詩書。兼營並進。聖門諸大賢。多嫻習武藝。攷左傳所載。如有子。子路。冉有。樊遲。皆赴赴干城之選。齊魯清之役尤詳吾國學校。當以之爲師資矣。又案傳習錄。屢經門人刊刻。當以嘉靖丙

辰錢德洪所刻者最爲精備。至朱子晚年定論。陽明自序謂予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輒採錄而裒集之云云。文治詳攷朱子全書。蓋陽明所輯錄者。泰半在朱子四十歲悟已發未發之旨以後。曾詳爲疏證。見紫陽學術發微。

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

兵各郡。時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急救安慶。先生以爲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起。命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

案戰事方略。不鬥力而鬥智。孔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好謀者。鬥知覺而已。陽明惟爲致良知之學。故能心定神閒。指揮靈警。若此人服其講學之從容。我獨服其知覺在天下之先。至於痛傷死之衆。卽怵惕惻隱之心。故凡用兵者。不獨爲我計。當爲人計。爲民計。不獨哀矜我之士卒。我之人民。當哀矜敵之士卒。敵之人民。皆一點良知之發也。

辛巳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尙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

案良知卽良心也。然余謂陸子揭本心。陽明揭良知。其義稍有不同。蓋本心者。指仁義禮智而言。而良知則運用乎本心之妙也。故陽明揭良知。必兼致知。言陸子揭本心。必兼先立乎其大言。否則無用功之處矣。直揭本心者。可以破世俗貪利爭奪之習。直揭良知者。可以發孩提愛親敬長之誠。至于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則致良知尤爲緊切矣。

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美。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孟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案中庸引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讀之覺此心自有活潑之致。觀此條覺身體心體與道體同其活潑矣。後人譏陽明爲狂。余嘗謂天下惟性情狂而品行狷者。乃可以成大事。今觀陽明訓門人之辭。豈非進以中行之道。何嘗終於狂乎。易蒙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言其養之方也。臨之象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言其教之因材而施也。陽明之言曰。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嗚呼。後世之言哲學。

與心理學者當知根本所在必當聞孔子之教庶幾乎救當世而淑人心矣。

丁亥九月先生起征思田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

案無善無惡之說後人攻訐者最多已詳辨於第三卷中。

十月謁孔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摩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案中國學校規模以三代爲最隆宋以後稍興復之陽明講學之盛如此能不令人神往於其間耶且師嚴道尊中西皆然唐堯臣之事尤可爲後世法式矣若夫易簡者乾坤之精蘊也故易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近人動言科學方法要知科學方法宜由散而歸之於聚不宜由合而雜之使禁故講學之與爲政皆貴握其綱維而歸於易簡也良知之在天下人心必不容磨滅矣。

又案明末推崇王學者。以漳浦黃石齋四明施邦曜爲最著。施氏嘗輯陽明集要一書。分理學經濟文章三類。簡明精當。石齋爲之序曰。文成出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烏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于文成者也。孟子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祇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爲覺。實從此始。宋陸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無主。亦有耕莘遺意。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翁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于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雖賢者猶安于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云云。夫黃氏推重文成。至比於伊尹。可爲知言矣。而所謂變學爲覺。天下實則救之以虛。與時消息。尤爲教育家之名論。禮記樂記篇曰。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今日之人心。其必救之以良。知乎。世有能爲三不朽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陽明學術發微卷二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聖學宗傳

案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知覺者與五常之德同具於心而所以妙五常之用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指孩提之知愛知敬而言。陽明之言致良知似與孟子稍異。然孟子嘗言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蓋惟致其良知而後能先知先覺亦惟先知先覺而其知覺乃愈良也。知覺之爲用大矣。易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至神者也。然而人皆窒塞其良知者何也。利欲薰心之故也。良知窒而國性滅。國性滅而天下亡矣。豈不哀哉。孟子言良心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平旦之氣知覺之最良者也。孟子又言本心言求放心。陸子靜以直提本心爲宗旨。開陽明之先者也。而陽明之致良知實本孟子求放心之學引而伸之者也。朱子論心性之學原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通書動靜章程子定性書一脈相傳其功夫大要有三曰涵養曰省察曰擴充。陽明之所以用力於內者期於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未嘗與朱子異也。夫聖賢立教雖偶有不同要歸於救世而已矣。歸於救人心而已矣。陽明良知之學以劉蕺山聖學宗傳採擇爲最精。爰彙錄之以爲研究王學之萌柢。至拔本塞源論警覺當世昏迷霹靂震空陰霧消散真振聵發聾之苦藥也。狂熱者得之如飲清涼散矣。特以冠諸篇首焉。

拔本塞源論

陽明子答顧麟略曰。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與。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異類。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遠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

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蓋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聽而耳之所涉日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體心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

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異類。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浪。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暇。而耳目眩警。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諸儒。而諸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得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

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習。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枿。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感。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案陽明之學。本於陸子。陸子白鹿洞講義。義利之辨。精晰無倫。此文上下古今切中時弊。世道人心。賴以不墜。乾坤不息。天理不亡。則此文之精氣。亦終不可磨滅。其功豈在陸子下哉。然自明代以來。三百餘年流弊。更莫知所屆。深願讀此篇者。憬然激發其良知。而有以救人心於將死也。予日望之矣。

良知答問 答陸元靜澄

問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陽明子曰。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劉氏戢山曰。妄心亦照。非實信得良知。安能如此說。

問良知起處。

陽明子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不明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劉氏蕺山曰。存養省察。何嘗不是宋儒之說。但提領在良知耳。

問。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嘗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旣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陽明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劉氏蕺山曰。只爲人人承認不過。所以當面錯。

問。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嘗知嘗存。嘗主於理之謂也。夫嘗知嘗存。嘗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耶。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劉氏蕺山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陽明子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

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劉氏蕺山曰。從欲而槁心一念。說不得是靜中有動。靜中有動。即是靜而無靜。

問。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固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嘗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陽明子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則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案良知所以運用乎喜怒憂懼者也。故有在其先。與在其後之時。

問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陽明子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問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與。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旣曰妄心亦照。則在妄心固可謂之照。而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妄與照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陽明子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劉氏蕺山曰。因妄不生。故照不立。然但可謂之無妄。無照不可謂之無善無惡。

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嘗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陽明子曰。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

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滌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嘗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游乎。

陽明子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嘗惺惺。亦是嘗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嘗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是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

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劉氏菴山曰。觀先生前後二則。直是按著人病根骨髓處。不由人不推門入臼。而儒佛之辨。亦較然。

問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陽明子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媸者。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

劉氏菴山曰。瘧病全在未發時。真能致知者。功夫只於此時用。自有宋諸儒而後。學者專守紫陽氏家法。爲入道之方。卽江門崛起。直遡濂溪。猶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獨陽明子讀大學至格致一解。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爲支離。而求端於心。天下無心外之物。卽本心以求物理。是爲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意可得而誠也。遂揭致良知三字。以教學者。而答陸元靜數

書發明中庸之理甚奧。則其直接濂維之傳者。其曰未發之中。卽良知。卽主靜立極之說也。其曰良知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卽性無內外之說也。其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卽敬無動靜之說也。其曰自私自利爲病根。卽識仁之微旨也。最後病瘡一喻。尤屬居要語。所云服藥調理在未發時者。又卽朱子涵養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日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至陽明子則合言之耳。孰謂其果立異同於朱子乎。夫諸儒說極說仁說靜說敬。本是一條血脈。而學者溺於所聞。猶未免滯於一指而不能相通。或轉趨其弊者有之。致良知三字。直將上下千古一齊穿貫。言本體則只此是極。極不墮於玄虛。只此是仁。仁不馳於博愛。言工夫則只此是靜。靜不涉於偏枯。只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爲易簡直截之宗也。或疑王子之學近於禪者。乃儒釋之辨。直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推見至隱。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於此一差。無往而不異。不必禪也。於此不差。雖謂茂叔爲窮禪。可也。於王子何疑。案以上各條。皆論良知之最精最深者。竊嘗推而言之。凡人之知。若囿于一家一室。則一家一室之知而已。囿于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之知而已。若推而廣之于一國於宇宙。則所知者大矣。爲學亦然。若囿于章句文藝。則章句文藝之知而已。囿于形器迹象。則形器迹象之知而已。若推而廣之于政治于義理。則所知者深矣。又以時事論之。若囿于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之知。則有限之知而已。推而至于數百年數千年之知。則所知者遠矣。若囿于一二事十數事之知。則最陋之知而已。若推而廣之于數百事數千事。則所知者精矣。大也。深也。遠也。精也。皆本吾心之良知。以審度于方寸秒忽之間者也。或曰莊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不亦殆乎。曰不然。余將反莊生之說。曰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亦。有。涯。何。以。言。之。蓋。有。良。知。以。範。圍。之。則。知。爲。有。涯。矣。性。者。五。常。之。德。而。用。知。覺。以。運。之。凡。合。于。仁。義。禮。智。信。者。是。良。知。也。吾。之。所。當。知。也。凡。悖。于。仁。義。禮。智。信。者。此。不。良。之。知。也。吾。之。所。不。當。知。也。君。子。喻。于。義。義。者。良。知。也。當。知。者。也。小。人。喻。于。利。利。者。不。良。之。知。也。不。當。知。者。也。人。惟。徇。無。涯。之。欲。故。以。知。爲。無。涯。若。能。致。至。良。之。知。知。亦。何。嘗。無。涯。故。吾。人。之。知。宜。大。宜。深。宜。遠。宜。精。若。小。若。淺。若。近。若。粗。則。自。窒。其。良。知。矣。讀。陽。明。拔。本。塞。源。論。可。以。破。小。人。喻。利。之。知。讀。良。知。問。答。可。以。充。君。子。喻。義。之。知。

陽明學術發微 卷二

陽明學術發微卷三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學四大題

案陽明良知之學。首卷既述其概要矣。而後儒之所以致疑于陽明者。其說有四大端。一曰無善無惡。乃告子之說。卽釋氏之學。二曰改用古本大學。以致知爲致良知。背於經傳。三曰心卽理也。與性卽理也。不同。四曰知行合一。與朱子說異。由是四者聚訟糾紛。不有以解釋之。則陽明真旨。終無由而顯。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苟其言而有補于世也。何害其爲異。其言而無補于世也。何必附和之。以爲同。昔庖犧畫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贊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茲謹就以上數端。條舉原文。及諸家評論之說。詳加案語。以祛後人之惑。豈好爲辯護哉。竊附于平心之論。而爲黨同伐異者獻其箴規也。

無善無惡之說與告子迥異不可誤解

丁亥九月。陽明先生起征思田。錢德洪王畿論爲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曰。此恐未是究竟語。若說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子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累。故教在意念。

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盡去。本體亦明淨了。王畿之見是我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底。相取爲資。中人上下皆可以引入于道。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霧。曠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

劉氏虞卿曰。按無善無惡之說。禪機也。其始只是箇善惡混。其究乃正是無善無不善。大抵陽明之意。謂有善有惡者人之情。無善無惡者人之性。爲善去惡。正以復其無善無惡之本體也。夫孟子言性善。徵之於情。情之于性。本非二物。體用之分耳。性固無善之形矣。然發而有善之情。則善固性之所固有也。性既無惡之形矣。乃發而有惡之情。則惡亦性之所固有耶。此與善惡混之說。奚以異。至論究竟工夫。則爲善去惡。以復其無善無惡之本體。而性體光光明明。落得一空。無欲障亦并無理障。此與無善無不善之說。又奚以異。詆之爲禪。似不爲過。

黃氏梨洲曰。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

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下。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案天泉一證。後學詫爲漏洩天機。甚至比于六祖偈語。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此誠禪機矣。得梨洲之說以正之。始知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乃言無善念惡念耳。夫易傳言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易有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易者心體也。无思无爲。豈非無善念惡念乎。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始于天命之性。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門曷嘗諱言無哉。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無極之尊。又言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子言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周程二子亦未嘗諱言無也。明乎此。則知陽明所謂無善無惡與告子所謂性無善無不善固絕不相侔矣。至于接利根人鈍根人之說。未始非因材施教之法。聖門固有語上語下之別矣。何必因此而詆之哉。又案天泉證道。王龍谿集記載較詳。然其大要亦不外此。王門相傳無善無惡。作爲口訣。如明儒學案載周海門九解中釋四無。詞旨元虛。誠不免有葱嶺帶來之意矣。

改用古本大學雖與朱子異實與漢唐諸儒合

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

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旣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

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髣髴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施氏邦曜曰。大學除却格物二字。更無下手處。必實體之乃見。蓋自天開地闢。上天下地。皆物也。卽求道之身。亦物也。共此無妄之理。卽所謂道之大原也。如上下高深。同歸闐寂。又何從問道。若要尋到天地之先。便是老莊虛無學問。是物正此道之顯然可見者。大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者是也。舍器更無所謂道。是物。卽吾之性也。命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人只是知誘物化不能反身而誠。又不能強恕而行。止認軀殼爲身。認外物爲物。物與我始判然爲兩。究竟此身止成萬物中之一物。又安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道。故道要諸誠意。而工夫盡之致知格物。所謂格者。不從物上求也。要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求明此善。善卽誠也。物之所以爲物者也。明善卽是知止。知止卽是能得。如此領會。萬物皆歸於舍矣。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自然成己成物。舉而措之。無不宜之也。格物原是一了百當工夫。故朱子訓格曰至極當。凡屬遙想臆說。卽擬議甚高。不得云至。所謂至者。猶云身造其境。原兼知行該動靜而言。卽先生所舉大易知至至之謂也。至其所至。是盛德大業之本也。此外更無精義入神之功也。人惟認朱子至字淺了。便謂逐一物格一物。此是末學支離之習。晦翁原無此解。得先生闡明有以發朱子未盡之意矣。案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蓋意之誠。僞。人心。生死之關也。人惟不能誠其意。是以好惡顛倒。拂人之性。身不能修。而家國天下於以亂。故本經首章之此謂知本。指修身爲本而言。次章之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指誠意爲本而言。經意本極明顯。而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漢唐諸儒。皆主此說。鄭君注致知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注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事緣言人所好來也。陽明先生以致知爲致。良知深得聖經誠意爲本之旨。而與鄭注意亦隱相符合。惟與朱子補傳異耳。然朱子補傳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固未嘗以心與理判而爲二也。

又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更以心與物合而爲一矣。鄭君朱子陽明同是羽翼經意。同一覺世苦心。何以紛紛然起門戶之爭乎。（古本大學說並見於本書卷六答羅整庵先生書宜參攷）

心卽理與性卽理渾言未嘗不同

先生答顧東橋書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邪。抑在於親之身邪。假果在於親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

高氏景逸曰。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忍。簞食豆羹行道不受。嘔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爲。故其心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間。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如此。未聞其格孝於親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

又曰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

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求理於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案中庸曰。合外內之道。此言也可以。斷王高二家之說矣。忠憲以陽明爲理在內。而陽明之學固非以理爲盡在內也。陽明以朱子爲理在外。而朱子之學固非以理爲盡在外也。特一則由內而達之於外。一則由外而歛之於內。爾其謂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則一也。觀忠憲第二說。益足證心與理之非二矣。又攷陸清獻學術辨曰。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蓋皆有不滿之意。然余謂以心籠罩。亦無弊病。易繫辭傳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易者。心學也。冒者。籠罩之謂也。然則以心籠罩。涵蓋天下之道。可以開物而成務矣。何必分心與理爲二乎。先儒曰。羣言淆亂折諸聖。

徐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祇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事物。又曰。心卽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張氏武承曰。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如陽明說。宜云有心必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欲爲人心。發於理爲道心。故貴乎擇之精焉。守之一焉。未聞心之卽理也。程子曰。性卽理也。是矣。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卽理。是口卽芻豢也。

目卽色也。耳卽聲也。

案孟子言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又言君子以仁存心。是非卽理。義非卽仁。固矣。然須知心兼具理氣者也。若非心則理何所寓。心卽理也之說。不過語意稍傷快耳。故自其深者而言之。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心卽矩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卽仁也。卽矩卽仁。卽理也。此非一蹴可幾者也。自其淺者而言之。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卽判斷之理。是心卽理也。此則盡人同具者也。夫謂心卽理。不免於氣質用事故。必致其良知自能變化其氣質。則此語何嘗有弊。若判心與理爲二。則理墮於玄虛。此戴東原焦禮堂之徒。所以顯肆其攻訐。而以理爲不足據也。

徐愛又問事父事君交友治民有許多理在。恐不可不察。先生曰。此說之蔽久矣。今姑就所問者言之。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徐愛又問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就如講求冬溫。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純是天理。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作根。便自然如此。

張氏武承曰。此心何以遽無私欲之蔽。何以遽能純乎天理。欲人去欲而不許。卽事卽物以辨驗所謂

欲者。欲人存理而不許。卽事卽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愚知其難也。孝之理不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有父而後此心知孝。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爲父故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爲君故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所當孝者在君父。而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君父。則君父爲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

案此條與答顧東橋書其意大同小異。張氏之說固若持之成理。然解字有渾言析言之別。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地之心非卽義理之性乎。大學一書言心而罕言性。而朱子解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然則明德非卽心乎。中庸一書言性而不言心。而朱子注道也者。節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至注明善誠身節云。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然則人心與天命之性。非合而爲一者乎。程子答張子定。性書皆言定。心之法。故朱子解之曰。此性字是個心字。意黃氏勉齋亦謂定性字當作定心。看此皆渾言之例。若必以析言之例駁之。豈程子朱子亦認心爲性乎。故曰讀書窮理宜會其通。張氏所謂合外內之道。陽明之意實亦如此。若必事事求之於外。則如公都子所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豈飲食亦在外乎。不免拘泥之甚矣。至謂有君而後知忠。他人不得以忠名。尤爲不合。聖經所載。主忠信。忠。怨。爲人謀而不忠。皆指普通人言。未嘗專屬之君。蓋惟此心純乎天理。故能大公無私。而其中之厚。

薄等差亦由是非之心以判別之也。

知行合一與朱子先知後行之說義各有當不必入是出非

先生答顧東橋書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張氏武承曰。案此義皆有兩端。必先審明義理。然後可措之行。先知後行。此正說也。然所明之義理。必躬行閱歷後愈覺其真。先行後知。亦一說也。必執後一說廢前一說。則偏誠不通。費詞多辯。惟新奇可喜。而於實學遠矣。欲食即知食也。以欲爲行可乎。以欲爲行。則凡事第欲之而已。何必實事。且食味美惡。入口後知。固也。若不先辨明若者養人。若者害人。一一待入口而後知。若神農嘗百草。則一日而遇數十毒。身之死已久矣。赤子匍匐。遇蟲亦食。遇穢亦食。將亦以爲是不學不慮之良知耶。保母指而示之。然後知其不可食。行之必先知。知之必需格物明矣。路歧險易。親歷乃知。固已。若不先考明程途幾何。由某至某用舟。由某至某用馬。俛俛前行。待親歷而後知。則適燕而南其轅。適齊而西其轍。臨時始知用舟而舟不具。及途始知用馬而馬不得。陷荆棘。沒泥淖。至是而後知之。知之已無及矣。愚謂其偏誠不通者此也。

案張氏所謂先知後行。先行後知。極是。然統其先後而言之。即所謂知行合一也。合一者。統乎知行之始。即貫乎知行之終。指全體而言。而非以偏端言也。至其駁欲食之心。然後知食云云。其說甚辯。然陽

明本意恐不如此。蓋陽明所謂飲食之心，卽意卽行之始。欲行之心，卽意卽行之始。此蓋教人誠意功夫。所謂誠于中，形於外，有因卽有果，故皆曰意卽行之始。非謂意卽行也。若既有致良知功夫，如中庸之「事前定則不困，道前定則不窮」，何至一日而遇數十毒，適燕而南，其轅乎？故知陽明立教本意，在兢兢于慎獨之功，欲善卽可爲善，欲惡卽墮于惡，指視其嚴，知此而後能不妄行心，幾事幾互相應而隱相貫者也。故曰合一。

顧東橋又謂行卽是知，恐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處。先生答書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

張氏武承曰：「若是則止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設此二字乎？兼設二字，必確是兩事，不可紊淆。此易之對待也。惟其爲兩，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今單執其相生者，深斥其兩立者，巧爲之說，曰知之篤實卽行之精察，卽知此尖新講章耳。尖新由人心之澆薄，以是講學可乎？」

案大易之義曰：「知至曰知終，曰知幾，曰知險知阻，而必濟之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是卽隨知隨行，知行合一也。程子之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致知者，知之事，則涵養亦行之事也。」程子又曰：「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斯言也。蓋亦本于易。坤卦文言傳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知之事也。而直內方外，則皆行之事也。」故聖傳又曰：「不疾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不疑者，知之精切篤實也。是知行合一。」

之說固創自孔子而非創自陽明矣。蓋行固在于知之先者，亦有在于知之後者。張氏謂古人何以兼設知行二字，抑何以辭害意之甚也。

顧東橋又謂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之，則任情恣意，害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答書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學之不能無疑，則有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謂之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于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張氏武承曰：若是則中庸列此五句亦支離多事矣。又謂擇善卽固執工夫，惟精卽惟一工夫，博文卽約禮工夫。諸若此類，古人皆成贅語矣。不若王子言言句句止提致良知也。止提致良知，則以此三字驅使經書，皆在包羅統括之內。真所謂六經皆我註腳。何止朱子格物九條乎。但未免爲尖新時文之祖，率天下爲無忌憚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行先後也。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旣知又須行也。故謂知行爲二，曉然易見而實是也。謂知卽行，行卽知，費分疏費筆舌而實非也。

案中庸準周易而作，故常以知行並言。如曰：知人知天，卽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生知學知，困知卽曰：安行利行，勉行。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擇善而固執之，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知行未

嘗不合也。陽明以學問思辨爲行。語意固失之快。然有當析言之者。如學之訓覺。屬于知也。又訓效。屬于行也。思在內。思其所行也。問辨在外。則更屬知行合一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更爲知行合一之證。有不善。未嘗不知。由行而知也。知之未嘗復行。由知而不行也。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惟知其非禮。是以勿視。聽言動。然則知其是禮。卽視。卽聽。卽言。卽動。矣。非所謂知行合一乎。昔朱子言致知力行。多言隨知隨行。而云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朱子之意。蓋亦統知行先後而言之也。陳氏北溪深得朱子之師法者也。其言曰。致知力行。如目視足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陽明之言。與陳氏合。亦未嘗與朱子相悖也。要而言之。知而不行。是謂虛知行而不知。是謂冥行。陽明蓋有鑒于天下多虛知冥行之人。故爲知行合一之說。以救之後世之學問家。當深味乎其言。又案高氏景逸謂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知行未嘗不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歎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智。傳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專言知而行。在專言行而知亦在云云。按忠憲說最爲明通。其意蓋斥陽明之非。然其謂專言知而行。在專言行而知。亦在非知行合一乎。文治攷易傳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竊謂知屬於天氣者也。行屬於地質者也。天包乎地。天與地不能相離。氣與質亦不能相離。則知與行自然合一。陽明立教。固有精義。又何疑乎。

陽明學術發微卷四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學貫通經學變化神明

按陽明在龍場悟道後。嘗作五經臆說四十六卷。其自序云。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蓋陽明自三十七歲悟良知之旨。始作五經臆說。以爲娛情養性之資。故其後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曰。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故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然則陽明之於經學。固以吾心之良知一以貫之矣。惜五經臆說其書無傳。余竊不自揆。常欲以良知覺牖生民。嘗以羣經所言。內心外心之知。分類次第。而以陽明說比附詮釋之。別爲一篇。或曰。昔程子嘗言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而王龍溪則謂陽明之言良知。德性之知也。奈何以聞見之知雜之乎。余曰。不然。陽明答歐陽崇一書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按此卽朱子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之意。）然則陽明良知之學。何嘗遺棄見聞哉。惟學者外見聞而言良知。此後儒所以詆之爲禪也。况良知之爲用。窮天地。亘古今。兼本末。賅始終。豈拘墟一端而已。余之分類也。凡十一。一曰德性之良知。二曰聞見之良知。三曰好惡之良知。四曰事物已往之良知。五曰臨事警覺之良知。六曰事物未來之良知。七曰深沈涵養之良知。八曰歷練精密之良知。九曰爲學

知類之良知。而良知昏昧之由。則列于第十則。以爲警醒人心之鐸。當世研究經學者。儻能心知其意。而通以虛救實之方乎。

(一) 德性之良知

周易繫辭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又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孟子盡心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陽明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真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做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又曰。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又曰。良知是造化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

何樂可代。又曰良知原是精精明明。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又曰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按良知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易傳曰。乾以易知。良知稟天氣而生者也。易知簡能。卽良知良能也。未有不。易。簡。而。得。天。下。之。理。者。也。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惟其心同。故其所稟之知同。惟其理同。故其所稟之良知同。徹上下。貫中外者也。故陽明曰。良知是造化精靈。中庸之知人知天。皆本于事親。孟子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人知天。皆由孩提之良知擴而充之。質諸鬼神而無疑。爲往聖繼絕學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爲後世開太平也。無論生知學知。困知皆可以達之天下者也。世之人。同生于天地之內。奈何自昧其良知耶。

(二) 聞見之良知

周易文言傳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論語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後意誠。

陽明曰。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之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

心之良知焉耳。又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翼翼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礙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學問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又曰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之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又曰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于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不容于自昧者也。又曰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

矣。

按良知雖不因聞見而有而聞見多則良知益精。孟子論堯舜禹湯相傳道統以爲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所謂見知聞知豈非因心理之相同而良知之默契乎。孔子之聞知卽因好古敏求而得之者也。陽明解吾有知乎章及不知而作章不及朱注之妥善而其解大學致知爲致良知與誠意工夫合成一篇却與鄭君注意相合要之天命之性萬物皆備于我天下事物皆我良知所固有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故孟子言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亦必見博學詳說也。近人謂西儒之學偏于外中國之學偏于內實則吾國聖賢之學必合內外之道故能時措之宜彼滯于章句及流于空虛者皆非開物成務之道也。

(三) 好惡之良知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陽明曰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

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又曰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又曰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

按是非好惡者治天下之大關鍵也是非正則好惡公而人心定而天下治是非昧則好惡私而人心乖而天下亂而人化爲物嗚呼可不懼哉是以大學一書專以好惡爲主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始而終言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拂人之性者自滅其良知而卽拂人之良知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而孟子言選舉之法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孟子之學說卽曾子之學說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此知之發于良者也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良知之無復存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知之發于良者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聲色貨利之知知之流于不良者也洪範箕子之論政治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作好作惡則徇私蔑理天下之所以不能出于大公而不能進于大同也夫善惡不明則天下無是非是非不明則天下無人心人心亡而天下亦亡矣千古末世之禍莫不如此可哀也陽明曰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善哉言乎蓋吾人好惡之公私天下之治亂係焉嗚呼可不懼哉人可自昧其好惡之良知耶

(四)事物已往之良知

周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禮記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陽明曰：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于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于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又曰：嘗試于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

按易復卦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生之良知也。故致良知之學，貴於不遠。復，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知行合一也。故不遷，怒不貳，過皆復以自知也。雖然，此自其消極者而言之也。若就其積極者言之，則有善而復行之，可知矣。故本心良知，莫善于復。孟子告齊宣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良知也。反而求之，不得于心，良知泯味矣。孟子言之於心，有戚戚焉，是即良知之復也。由是而知輕重，知長短，皆良知擴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也。如電光石火，不久消滅，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此知即良知也。陽明曰：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即所謂未來現在已往三者是也。而已往之後，悔即不遠復之良知，故曰：旣祗悔，至于學記所言知不足知困，乃教育之良知，故曰：學者有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雖然，教者豈徒知學者之心哉？要在自省其良知，然後能救天下之學者，而救天下之人心。

(五) 臨事警覺之良知

周易文言傳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又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論語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陽明曰。人孰無良知。獨有不能致之乎。自聖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于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于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已。又曰。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曰。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又曰。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于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

按人生欲葆其良知。惟以謹出處進退。取與爲命根。是數者皆臨事之警覺。陽明所謂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是也。若私欲錮蔽。而于此數者一墮落焉。則偏念之非。百身莫贖。永無自拔之日矣。世人之知覺。所以遲鈍窒礙者。私心枉曲之爲害也。孟子謂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若能致其

良。知。則。其。心。虛。虛。則。明。明。則。自。然。靈。警。矣。知。變。化。之。道。非。變。詐。也。其。本。在。顯。道。神。德。行。道。也。德。行。也。卽。良。知。也。顯。也。神。也。卽。致。良。知。也。夫。然。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陽。明。所。謂。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者。是。也。是。以。孟。子。論。伊。尹。之。先。知。先。覺。其。上。文。則。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其。下。文。則。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後。世。之。士。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取。與。之。不。謹。自。滅。其。良。知。則。自。辱。其。身。甚。矣。而。可。以。正。天。下。乎。而。猶。望。其。爲。先。知。先。覺。者。乎。若。夫。逆。詐。億。不。信。之。心。卽。詐。不。信。之。心。也。孔。子。之。言。先。覺。雖。與。伊。尹。稍。異。然。自。古。先。知。先。覺。之。人。未。有。不。臨。事。警。覺。者。無。他。良。知。之。昭。明。充。塞。乎。宇。宙。也。是。故。吾。輩。講。學。于。古。代。當。法。伊。尹。孔。子。于。近。世。當。法。陽。明。

(六)事物未來之良知

周易繫辭傳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陽明曰。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

里之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又曰。良知之在人心。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又曰。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按自古聖賢。不矜言氣。數之前知。而惟憑義理之先覺。世儒謂陸王之學。於吉凶禍福。皆能前知。因有三教合一之說。其實乃傳會之詞也。考經書之言。前知者。大率有四。易言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因占筮而知來也。論語言百世可知。此因人心風俗而知來也。又言告往知來。聞一知十。此因學問闋歷而知來也。中庸言至誠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因義理推測而知來也。卽如左傳劉子之論成子甯喜之論陽處父子貢之論鄒君皆據義理而爲測驗之詞。以上諸經言未來之知。皆憑義理而言。陽明言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又言知險知阻。皆本于良知。亦憑義理而言。無不歸于切實。豈有矜異炫怪之事。惟中庸至誠如神。朱注解爲鬼神。陽明以爲至誠無

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二說皆非。竊謂中庸所謂如神言如天道之神化耳。易傳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設教者風行地上如天道之神化。孟子所謂過化存神是也。後儒誤解神道設教以爲鬼神遂疑孔子等于宗教之迷信。可謂不通經學者矣。陽明以爲誠神合而爲一。其論太高。亦啓學者之疑。夫聖賢所以知來者。蓋運一心之良知。籌畫于事前。神應于臨時。子思所謂凡事豫則立。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皆思誠之功。可以前知之根本。而實卽致良知之學也。萬事皆有秩序。良知明而秩序定。千里之外應之矣。此非可與鹵莽滅裂者道也。

(七) 深沈涵養之良知

周易繫辭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又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陽明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又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又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密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

後、有、定、也。又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天是昭昭之天。四外天也是昭昭之天。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又曰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按莊子之言養知。最爲微妙。其繕性篇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知與恬交相養者。心與舌相應。與口相守。此道家之養知。歸于清虛。無爲者也。若吾儒之養知。將以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其功要在於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乃良知之萌芽也。錢緒山得王學之真傳者也。其會語曰。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卽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非無容毫髮欺蔽。又曰。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卽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爲體。無知卽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爲體。無是非卽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爲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以上錢氏所言。皆慎獨之學。亦卽涵養良知。

之功也。孟子之論良心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此養良知之功。較淺者也。中庸引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乎上而爲天。察乎下而爲淵。此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也。及其至而聖人有所不知。此易傳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養良知之功。最深者也。淵淵其淵。卽躍淵之淵也。浩浩其天。卽戾天之天也。然而一節之知。與全體之知。有別矣。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全體之良知。其功最深者也。知遠之近三者。本于闡然日章。此養良知之功。較淺者也。至于內省不疚。不愧屋漏。極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養良知之功。最深者也。聖賢之養知如此。若夫豪傑之士。智深勇沈。蓋亦有涵養之方矣。孟子以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與舜說諸人並列。謂其苦心志。勞筋骨。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斷之曰。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知也。良知之猛省者也。惟聖賢之良知。本于涵養者多。豪傑之良知。由于激發者多。然而智極其深。勇極其沈。亦非出于涵養。不可近世曾文正有言。知人之所不知者。謂之英。能人之所不能者。謂之雄。吾國民其亟勉之。

(八) 歷練精密之良知

周易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論語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陽明曰。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

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爾去靜處體悟也好。隨爾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又曰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又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亦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又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按如陽明所言其功豈偏于靜哉。惟其動靜交相歷練。良知乃益光明爾。自古良知之精密者。宜法舜與孔子。舜之所以稱大智者。惟在好問好察。邇言故孟子之贊舜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惟其明察之極。故其良知精一而能允執其中。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而舜之自述所學。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幾者良知之蘊。知幾者知天命之本然。心幾與時幾。事幾相應。故庶物人倫莫能隱其情。而處之各得其所。此良知之最精密者也。善學者惟在不諂不瀆。不諂不瀆。即進于知命之學。而事理之微彰。人心之剛柔亦纖毫必察矣。世之人汨沒其良知者。諂瀆之心盛。而勢利之見日有以蔽之也。孔子自不惑知天命以至耳順從心無非。良知之運用愈精愈密。論語二十篇以知命知禮知言知人作結。其教學者致知之功至矣。知命者即五十以學易而知天命也。屯卦所謂君子幾者是也。知禮者天敘天秩之等。天聰明即本心良知之聰明也。而孔子自言所得。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視也。

觀也。祭也。皆良知之歷練精密。所以知言而知人也。孟子傳其學。故曰。我知言。辨誣淫邪遁之辭。而知生心害政之弊。此良知之妙用。所以冠諸子也。陽明喻良知。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又謂良知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其精一功夫。實大舜孔孟之所傳也。然吾人與世周旋之際。尤以知人爲難。先大夫著處世須知一篇。引張楊園先生訓子語。謂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亦敗。不易之理也。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予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然則致良知之功。其可忽乎哉。

(九) 學術分類之良知

論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據古本大學 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禮記學記篇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陽明曰。君子之學。于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于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又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各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

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筋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按陽明第一說博文分類之學也，約禮知本之學也。由萬殊之分類而歸于一本也。其第二說則本于孟子養身養心之義，吾嘗卽其意而推之，有民物中之分類。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謂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此先後緩急之分類也。有身心中之分類。孟子所謂人有人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此輕重之分類也。有事理中之分類。大學所謂本末終始厚薄是也。世之人不能知本，乃至薄其所厚而轉欲厚其所薄，本末倒置於是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可哀也。有學問中之分類。孔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記所謂知類通達是也。余嘗謂吾國十三經分類之書也。禮經中之條理節目，其大者也。如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親、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皆是也。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辨言者分類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二十四史分類之書也。爲吏治、爲財政、爲禮、爲樂、爲兵、爲刑、爲外交，皆分類之法也。諸子百家分類之書也。爲儒家、爲道家、爲墨家、爲名家、爲法家、陰陽家亦分類之法也。知此而後謂之通達。綜以上所言，以身心中之知類爲尤要。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惟求放心乃能致良知，惟致良知乃能知類。

(十) 良知昏昧之由

周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陽明曰：良知本體不能毫末加損，心之體用不能超乎良知體用之外。故曰：人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又曰：良知卽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按：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卽承繼善成性而言。見者覺性也，日用不知蔽其知覺之性也。道之不行不明，朱註以爲智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又不求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又不求所以知。中庸本經之意，豈非言知行當合一乎？知味者良知也，能知味者良能也。鮮能知味，不能知道之味，此昏昧之由也。余往年見某國人著一書，痛詆民可使由之二句，以爲愚民之術，不知其意何居。而吾國人誤信之，嗚呼，可痛也。按論語言不可之例，皆作能不能解，如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皆作能不能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孔子惜民智之不能開，而思有以啓導之，豈愚民之道哉？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正與日用不知不可使知之義相合。皆爲良知昏昧者戒也。余嘗謂孟子良知良能章與行之不著章，皆當合下二章參看。良知良能下章言舜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善言善行，野人各有

良知也。沛然莫能禦。以人之良知。感覺己之良知也。所謂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良知之運用。乃人生最要之務。良知之所以達於天下也。行之不著。章下。卽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惟爲機變之巧。則色厲內荏。穿窬害人。無所不至。而廉恥掃地矣。然則不知其道者。正由於叔季之世。競尙機變之巧。故人心迷謬。至此乃良知昏昧之由也。陽明所謂良知。是天植靈根。但著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嗚呼。戕賊靈根。非由於無恥乎。此中庸言知仁勇。所以歸於知恥。知恥者。良知也。廉恥之心。生則私累去。靈根見矣。抑更有進者。論語爲政篇言溫故而知新。中庸言尊德性道問學。亦推及于知新。新知皆良知也。孟子言庠序學校。力行之。可以新國人。倫明於上。明明德也。小民親於下。親民也。良知至善也。知止而后有定。致其至善之良知也。故孟子告滕文公。性善而曰。猶可以爲善國。欲文公之善其國性也。此卽繼善成性之本原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此欲知之心。亦良知也。然則欲善國性。以新其國。舍良知奚由。吾國民盍急猛省乎。猛省之道。讀經而已矣。六經皆啓發良知之書也。而周易爲尤要。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莫非良知之流行。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夫世界內生物。不外乎知覺運動。有運動而無知覺者。禽獸是也。知覺分數少而昏且濁者。凡民愚民。橫民是也。知覺分數多而靈且良者。聖賢是也。陽明良知之學。宜乎千古而常新矣。後之讀此書者。能警覺而自修焉。是吾國之幸矣夫。

陽明學術發微卷五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一

案陸王之學。世儒並稱。陽明學出於陸子。夫人而知之。近謝氏無量所著陽明學派一書。內有陽明與象山關係。及程朱與陸王諸條。攷覈精詳。深爲可佩。蓋朱子自己卅四歲悟未發之旨。以後從事涵養。深潛純粹。論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功。實與子靜未嘗不合。而後儒之所以訾議陽明者。以其詆毀朱子也。湯文正尊崇王學。其答陸清獻書。亦曰陽明之毀朱子。陽明之過也。於朱子乎何傷。然余考朱王二家之學。實有殊途而同歸者。往年已於朱子晚年定論發微中。闡明之後。得高郵胡氏泉白水所著陽明先生書疏證。於朱陸兩家之學。盡力溝通。其苦心孤詣。博考周稽。與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之意。正復相同。其自序謂以陽明之學。擬諸象山。尙屬影響。以陽明之學。準諸朱子。確有依憑。惟朱子精微之語。自陽明體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學。惟朱子廣博之語。自陽明會通之。以歸于致良知之效。是說也。雖不無穿鑿附會。然實有獨得之處。胡氏又謂陸平湖論陽明之言曰。其人則是其學則非。擬改其言曰。其學則是其詞則非。故凡陽明書中所謂本來面目。正法眼藏。無所住而生其心等語。旁涉佛書。借以發明者。不引證附和云云。是其別陽明與禪界限分明。爰精採其書。釐爲二卷。以爲朱王二家殊途同歸之證。至于陽明至友如羅整菴。湛甘泉。高弟如董蘿石。鄒謙之。歐陽崇德。問答諸書。悉採錄之。用以發明致良知之真傳云。

與辰中諸生書

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泉案王塘南云。天地之生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氣而呈形。聖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瞬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門教人。大閑不踰。細行必謹。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極功也。故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塘南此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與辰中諸生書。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之旨。愚謂灑掃應對。是童子的致良知。精義入神。是成人的致良知。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是聖人徹上徹下的良知。

又按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朱子語。陽明先生襲之。書中所謂闇然而日章。謙而受益者。正恐溺于詞章之學。而自昧其致良知之術也。

答徐成之書

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

泉案唐凝庵云。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

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又云。遵道而行。卽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卽所謂半途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爲。自得不可以力爲也。卽有明師。亦惟爲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卽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參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已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辦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愚謂自得卽良知之得。深造以道卽致良知之道。何忘之有。何助之有。所以陽明先生此篇書以深造自得兼着勿忘勿助爲說。其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急迫求之。反爲私己。亦從集註語拾來。

又按朱子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于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于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于天也。魚之躍而出于淵也。愚謂陽明先生此篇書深造自得兼着勿忘勿助說。正有味于朱子此一段說話。

答汪石潭內翰書

夫喜怒哀樂情也。旣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旣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旣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

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辨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注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覩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摩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

泉案朱子己丑以前。目心爲己發。性爲未發。己丑一悟。再閱程氏書。而心統性情之旨。神明契合。第三十二卷末一書。所謂察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二語極妙。若陽明先生答汪石潭書。謂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玩此數語。固與中庸注疏相符。愚謂中庸注疏。由於己丑一悟。即陽明先生之所謂良知是也。

又案王石渠云。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石渠此段語。兩個止能。兩個獨能。殊屬添設。究非朱子之意。朱注剖析戒懼謹獨後而申

之曰。其實亦非有兩事。陽明先生從此處理會過來。與汪石潭書。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亦若過於剖判。而後之讀者。遂以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云云。此惟恐有以誤讀者。而非有所戾於朱子石渠意見。當爲陽明所斥。愚謂中庸之戒懼謹獨。卽陽明之所謂致良知也。

與王純甫書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却如何耳。

泉案陽明先生年譜三十七歲謫龍場驛。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卽與王純甫此篇有所謂平日雖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及謫貴州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是也。陸桴亭云。舜光舜光姓許氏多疾。

且有氣滯之癖。蓋以居鄉無賢師良友之樂故也。予時方閱陽明集。舜光問予何謂致良知。予謂陽明之學是居患難時有得。今吾甥居鄉無伴。便忽忽不樂。他日何以處彘狄患難耶。大抵心地須要活潑。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不可拘執已見。桴亭此語深信。陽明龍場一悟。亦猶陽明深信孟子生於憂患之。不我欺也。尤西川紀聞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

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此說。尤足發明陽明先生與王純甫此篇書之旨矣。朱子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稍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愚謂陽明先生與王純甫書。將素其位而行的行字。易個學字。頗具精義。實從朱子與不學之人何異云云。乃見學力云云。體驗出來。夫素其位而學。只是各隨所值而學。今日富貴。則隨今日良。知擴充到底。明日貧賤。患難。則隨明日良。知擴充到底。且良知只是一箇擴充處。富貴的良知。卽是擴充處。貧賤患難的良知。卽是擴充處。富貴的良知。陽明所悟格物致知之旨在此。

又寄希淵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于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泉案劉念臺云。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

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愚。謂。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亦。卽。是。良。知。陽。明。先。生。與。希。淵。書。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一。言。而。足。以。見。良。知。在。腔。子。裏。求。其。放。心。亦。卽。是。致。其。良。知。而。已。矣。

又。案。朱。子。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陽。明。先。生。從。朱。子。此。段。語。理。會。過。來。故。寄。希。淵。書。以。求。放。心。爲。本。而。引。孔。子。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二。語。以。明。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說。與。朱。子。合。

答王天宇書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附來書。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泉按王龍溪云。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工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龍溪篤信陽明大學古本序。故有此一段語。此一段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答王天宇書。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之旨。書中又謂格物者。誠意之功也。猶飢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龍溪希顏皆悉陽明先生意。而天宇來書誠身以格物云云。不知陽明先生意者也。陳明水云。誠意之

學却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卽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卽已非誠意。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陳明水係陽明弟子。此先師卽指陽明。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卽意無不誠矣。玩明水此段語。見陽明雖講良知。何嘗略格物。格物所以誠意。誠意卽所以誠身也。天宇來書若云。格物以誠身。則是矣。

又按陽明先生此篇書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與大學誠意章朱注誠意者自修之首語意相合。愚謂陽明講良知。朱子講格物爲善去惡。總不越慎獨一關。則陽明之所謂誠意。豈有殊于朱子之所謂誠意哉。

寄李道夫書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

泉案陽明先生宏毅說。已見于答王虎谷書。宏非有所擴而大之。毅非有所作而強之。所謂良知也。而

寄李道夫書。則謂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蓋望其倡。致良知之學。專有賴于宏毅也。朱子曰。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愚謂陽明從此數語。理會過來。備聞道夫任道之勇。執德之堅。此所以起躍奮迅也。

寄諸弟書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于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于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旣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泉案黃勉齋云。人心道心。非是兩個心。但看所發如何。就人身上發者。謂之人心。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之類是也。就義理上發者。謂之道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發者。皆中節之類是也。人心者。人所不能無。但發而易流于縱。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名之曰危。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但發之常微而不著。則難見矣。故名之曰微。或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朱子曰。人欲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于邪惡。又不止於危也。若陽明先生寄諸弟書。謂危卽過也。似失危字本義。然書中切言改過引蘧伯玉成湯孔子堯舜以爲的。蓋古聖賢有自見已過之處。是以有自見已過之功。陽明之所謂危卽過也者。意蓋指此。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之符也。陽明從此數語理會過來。故寄諸弟書云云。可爲不遠復三字符。註釋書中謂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又謂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愚謂本心二字。出於孟子。卽所謂良知也。陽明以本心示弟輩。非卽朱子所謂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之旨乎。

答甘泉書

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旣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

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

泉按陽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分主。教事其時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而陽明先生答甘泉書謂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陽明此語。有可擬議而得者。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下手處不無小異。而究何異乎爾。此所謂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異日之歸終同耳。

又案書中迂直二字。迂指隨處體認天理而言。直指致良知而言。愚謂工夫間有迂直。天理良知絕無彼此也。卽朱子所謂虛靈不昧者是。

又案陽明復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甘泉何嘗釋然於此。而答陽明書云。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夫甘泉此段語。講大學舊本。則不信朱子改本可知。而陽明書謂向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于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疑。

是指甘泉書此段語而言。愚謂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不惟陽明與甘泉爲然。卽陽明與朱子亦有必然者。大學舊本與大學改本神而明之。其義類豈不可相投耶。

答方叔賢書

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于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

泉案西樵子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陽明先生獨愛其近而切。非其於孟子性善之旨近而切乎。非卽其於陽明良知之旨近而切乎。朱子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書。不在于經。而在于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于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愚謂朱子此語。正帖服象山處。陽明先生從此段語理會過來。故答方叔賢書說與朱子合。

陽明學術發微卷六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二

答羅整菴少宰書

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案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

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實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堯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枝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

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大學或問朱子紀程子格物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

泉案陸稼書大學問答。或問大學依古本及董蔡諸儒改本。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並非衍文缺文。蓋謂知本卽是知至。乃堯舜不徧物之意。豈不明白而直截乎。曰聖賢之學。本末兼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廢也。如謂知本卽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徧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爲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朱子所以將此二句斷作衍文缺文。此是不易之論。董蔡諸儒復將此二句強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偏。然其所論爲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爲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自陽明而後。專以知本爲格物者。皆不可究詰。此二句關係學脈非淺。願涇陽之學。於明季諸儒中爲近正。然作大學通考。亦謂此二句非闕文衍文。吾不敢附會。稼書此一段語。與陽明先生答羅整菴書。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大。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案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云云。正相牴牾。愚謂陽明信古本大學。稼書信今本大學。各有心得。而陽明欲借知本二字。以自伸其良知之說。未始非欲致吾之良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稼

書以爲謂本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非所以例陽明之致良知矣。
又按陸稼書大學問答。或問王心齋語錄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其說如何。曰。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於家國天下求新民之事。謂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固無不可。顧程子有云。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最說得周密。不教人泛求之天下之物。亦不教人盡却天下之物。一草一木。非必一一察之。然亦當觸目而識其理。安得拘定。且卽以格物之物。就身心意家國天下言之。與物有本末之物。亦有綱領條目之分。亦不得混而一之也。至於知所先後。知字尙淺。在知行之前。又何得扯入致知內。稼書此一段語。有與陽明書中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語意相投者。至心齋體認良知。以知所先後之知屬良知。無當於稼書之意。有當於陽明之意。愚謂以知所先後之知屬良知。當是一義。講良知者。自成一說。調停古本大學。却非畔朱可比。

又按胡正甫云。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卽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

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夫天理。則人欲滅矣。玩正甫此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復古本大學之旨。更足以發明陽明書中所謂正者正此。誠者誠此。致者致此。格者格此。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之旨。愚謂理一而已。正者正此。誠者誠此。致者致此。格者格此。陽明此學。朱子此學。孔門此學也。整菴又何疑焉。

答董澐蘿石書 三則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爲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附來書。來書云。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泉按陽明先生集義之說。屢見於書。意必有所牽連。詞必所有貫串。若答董蘿石書。就孟子養氣章約其詞旨。爲增壯志而釋慚心。并未另參一解。謂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示以下手工夫。直截明白。朱子答陳同甫曰。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陸稼書按云。此數語說盡養氣一章大旨。愚謂朱子陽明兩書具在。蘿石合而觀之。會而通之。學陽明以學朱子。學朱子以學孟子。亦只致其良知而已矣。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泉按董蘿石以詩襪贈餓死者。胸次帖然自以爲得。恐亦不宜。而陽明先生答書。卽謂知得自以爲

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引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二語。以見良知之多着。一分意思不得。蘿石宜由。此有悟於良知。明道云。既得後須放開。上蔡亦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朱子曰。明道之語。亦是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字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若陽明先生答蘿石所謂自以爲得者。已着了意思。豈朱子之所謂既得則自有此驗乎。故以爲非宜。故以爲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也。

又案朱子曰。灑落二字。是黃太史語。後來李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謂其弊乃至於此者。直是自以爲得之弊耳。陽明先生從朱子此段語理會過來。故以爲非宜。並以爲知得非宜爲良知。則不自以爲得底氣象。亦從可想見矣。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泉按陸稼書讀朱隨筆答子靜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朱子自言其日用得力。非言其頓悟得力也。其篇首固云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玩稼書此段語。則知陽明先生答董蘿石書以多聞多見而識爲致良知。此正朱子之學也。夫朱子答陸子靜此書。陽明指爲晚年定論。苟於聞見上致良知。能到頭如此。當如朱子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云爾也。然而陽明恐此等人不能到頭如此者。以其多聞多見與良知尙或合或離也。

寄鄒謙之書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泉按朱子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此朱子自道其所得力也。大本達道。朱註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其所以示人者。至明且切。陽明先生從朱子所自道者。與其所以示人者。理會過來。故寄鄒謙之書。以爲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舍此大本達道。更無學問可講矣。愚謂大本待致。達道待致。致中和。卽所謂致良知也。

答歐陽崇一書三則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

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附來書。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聞見。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泉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楊晉菴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善。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其謂說與告子同。將毋錯會其旨歟。晉菴此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答歐陽崇一書解無知章之旨。夫陽明解無知章空二字。在孔子身上說。卽無知之義。無知是良知之外別無知之義。與集註不同。然朱子答江元適曰。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母意母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今觀陽明書中謂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良知之外別無知矣。雖與集註不同。實乞靈於朱子答江元適此一段語。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勢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

泉按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朱子此語。與陽明先生答歐陽崇一書。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數語衡之。言若人殊。而其理則一。故陽明書卽謂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知其爲喪失。良知一也。卽謂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愚謂所思莫非天理。却是曰睿作聖之思。自無安排思索之舉。便見驅除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的念慮。只在良知上做工夫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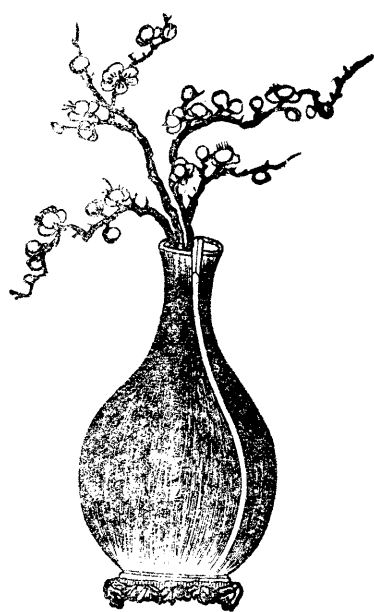
又按問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朱子曰。只覺得不當思慮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陽明先生從朱子此語。理會過來。故答歐陽崇一書。謂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勢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愚謂朱子所謂覺得不當思慮的。是良知也。朱子所謂便莫要思。是致良知也。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

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嘗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附來書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有出御之。以不誣。往往爲所欺。覺則有人於逆億。夫逆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當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

泉按顧涇凡云。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涇凡此語。足以發明陽明先生答歐陽崇一書。所謂以是存心。卽是後

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之旨。夫不逆章集註。未有誠而不明者。此一句已括不逆不億先覺之義。而陽明書中謂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此數語。從集註體會出來。楊復所證學編。問抑亦先覺曰。即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復所此編。以良知主意。詮發不逆不億先覺之義。而先覺之義。徹。陽明書以誠則明明則誠。詮發不逆不億先覺之義。而先覺之義。徹。良知之義。亦徹。復所不依傍集註。陽明依傍集註。學者於此。亦可會其源流矣。朱子答廖子晦曰。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陸稼書讀朱隨筆。按云。有運用前之知覺。有運用後之知覺。如冬之在秋後。春前也。愚即稼書此按詳之。有運用前之良知。有運用後之良知。有運用前之先覺。有運用後之先覺。取以按陽明書後。亦合書中云云指意也。



陽明學術發微卷七

後學太倉唐文治蔚芝編輯

王龍谿述陽明學髓

案李二曲體用全學篇論陽明集云。象山雖云單傳直指。然於本體猶引而不發。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載不傳之祕。一言之下。令人洞徹本面。愚夫愚婦咸可循之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又論龍谿集云。發明良知之蘊。宏暢精透。闡發無餘。可謂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後有作者。不可尙矣。然讀之亦須挈其要。云云。蓋龍谿爲陽明座下大弟子。所傳實得正宗。且其享壽尤高。故傳說尤夥。顧先儒謂其機鋒太露。羅念菴常忠告之。然王羅俱係心宗。無所用其軒輊也。海鹽執友張君菊生。假余龍谿集二十卷。意極可感。爰本二曲之意。擇其論陽明學髓之最精者。輯爲一卷。以示來學。（天泉證道一篇。已見第二卷。不復贅）並附羅念菴論良知文二篇于後。見王羅二家固無異旨。而良知之學。千古常新云。

沖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說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

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卽是工夫。非有二也。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煉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界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鷄覆卵。如龍養珠。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武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爲主。

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自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卽一爲萬。卽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尙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鑪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脈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案此篇包括一部年譜。有志於陽明之學者。宜熟玩也。

書休甯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裹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脈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棄。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旣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肖千里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裹。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真志。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發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有異同。蓋諱諸。予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于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卽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贅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己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己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慎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己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良

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脈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誑己誑人。謂延平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曉曉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案此篇以大學中庸首章分析朱王二家異同。極爲明顯。要之朱學善精析。王學喜籠統。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在善學者視其性之所近而已矣。

天桂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裘子充問答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生曰。何言之易易也。昔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

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二。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己之心。我亦未能實有諸己。一念不謹。還有流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喪。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比於乞墻穿窬。有儀秦所恥而不屑爲者。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子充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己。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爲作僞。世人作僞得慣。連父母之喪。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卽此是學。

案首段當與拔本塞源論同讀。可以砥礪德行。增長志氣。此段當與禮記檀弓篇同讀。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良知非由外鑠我也。

答吳悟齋

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夫知行合一。發於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員。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爲二。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

按此篇當與第二卷知行合一節並讀。中庸道之不行章。朱注以知行交互說。是亦以知行爲合一矣。孟子言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弗去卽行。尤爲知行合一之明證。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置。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

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撓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爲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甯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調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驚馬戀棧。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焰雖盛。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心沮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爲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與甯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

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脈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畿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爲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案此篇以陽明畢生功業。統歸于致良知之學。尤爲精當不磨。世之人所以不能成大業者。以其無性體。心體功夫。私欲錮蔽。卒至於身敗名裂。豈不惜哉。

又案孫夏峯先生語錄載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卽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云。蓋陽明建功立業。所性分定。固本于良知之學。而師生之誼。親切如此。尤可愛慕。近世羅忠節公行兵。所用將士如李忠武公昆弟。皆其門徒。須知學校中師生皆當如此。庶可備千城之選也。

附錄羅念庵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救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也。而腹飢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餐餐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必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

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于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之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附錄羅念庵龍場陽明祠記 節錄

余嘗考龍場之事。于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氳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盡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鑑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貙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瘡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膂。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

而又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槁寂寞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無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俯順拘肆之態。磊礪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而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于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于進退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夭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于賢愚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

按念庵此二篇以明七子之文思。發致良知之精蘊。震醒人心不少。亟錄之以資激厲。庶幾盪滌天下之邪穢乎。

陽明學術發微續勘誤表

- 卷一第五頁第四行延年應改延平
- 卷一第十頁第六行聚美應改聚算
- 卷一第十二頁第六行無主應改爲主
- 卷二第三頁第十行末蓋字應改而字
- 卷二第四頁第七行眩瞥應改眩瞽
- 卷二第六頁第十五行共六嘗字一律應改常字
- 卷二第八頁第十三行嘗若應改常若
- 卷二第九頁第十三行嘗在應改常在
- 卷二第十頁第十行嘗惺惺應改常惺惺又嘗存應改常存
- 卷二第十頁第十四行嘗用應改常用
- 卷三第一頁第四行首卷應改上卷
- 卷四第二頁第十二行孤負應改辜負
- 卷四第三頁第十五行而後應改而后
- 卷六第一頁第四行答羅整菴少宰書原本誤低三格應改爲低二格
- 卷六第五頁第五行答董澐蘿石書題目字應改從本文一律題下三則二字應用雙行小註字

卷六第七頁第一行寄鄒謙之書及第十二行答歐陽崇一書三則題目字小註字應正改同上

卷六第八頁第十一行其謂應改謂其

卷六第九頁第三行勢擾應改勞擾

陽明學術發微勘誤表

卷一 四頁 五行 註相下脫齊字

卷二 三頁 十四行 心體誤體心

卷三 九頁 十三行 講誤溝

卷四 七頁 十行 皆良知下脫之字

定價六角七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113B

